

我的母亲

◎李云

姥姥姥爷总觉得亏欠母亲太多,因此在母亲24岁出嫁时,多给母亲两床棉被。母亲似乎就是劳碌的命,嫁给父亲后,她又挑起家庭的重担,照顾年迈的公婆,供年幼的小叔子上学。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勤劳的母亲种出来的庄稼在我们村是数一数二的。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很有经济头脑,她认为要想过上好日子,除了省吃俭用还要找准挣钱的门路,我的家临街,开个小吃部准挣钱。母亲说干就干,用卖一头猪的钱做本,靠着自己的诚信,生意日益红火,日子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一天天好起来。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过路的人到我家,本来是想买包饼干充饥,母亲会做些饭菜招待,临走还会给人家罐上满满一壶水。母亲总说出门在外不容易。遇见走街串巷的小贩,母亲更是尽可能的照顾他们的生意。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周末回家,看到一盆碎豆腐,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卖豆腐,冻得握不住车把,摔坏豆腐,担心回家遭训斥在街上哭,正被我遇见,就买下了,反正一样可以吃。”母亲说的轻描淡写,我却永远记在了心里。那时我正读初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因家中姊妹多,生活贫寒,还吃窝头,我假装自己喜欢吃窝头,拿我的馒头和她换着吃,周围的伙伴在我的带动下也争相换她的窝头。要不是前几天同学聚会时她提起这件事,我也忘记了。

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对遭受的苦难,经受的委屈只字不提,但别人对她的好却记一辈子。父亲脾气暴躁,奶奶性格怪戾,母亲在这个家中遭受过多少委屈,她从未提起。母亲四十岁时牙齿全部掉光,我再三追问,才知道母亲生下我后,父亲远在东北谋生,奶奶不照

顾母亲,坐月子的母亲渴极了,掏出炕洞中的生地瓜解渴,坏掉了牙齿。母亲落下了多种疾病,本不想再要孩子,但家人封建思想严重,只得又要了我弟弟,母亲的身体更虚弱,但奶奶依然不顾母亲。那时我已记事,几乎是奄奄一息的母亲用游丝般的声音教我倒水,点火做饭……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不仅如此,奶奶还经常找茬欺侮我们:嫌母亲给她熬的药苦,拿走母亲种出的全部白菜,砸坏我们的水缸,用最恶毒的话骂我们。分家时,把屋给了父亲的哥哥和弟弟,没有我们的一个瓦片,我们哭着搬进生产队废弃的牛棚……母亲只会忍气吞声,我要反抗时,母亲总是无奈的说:“再不好她也是长辈啊。”母亲一如既往的孝顺公婆,供小叔子上学,后来给他娶媳妇。母亲的善良,隐忍感动了村子里的人,他们总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而母亲知恩图报,记得别人对我们的每一点好:小莲的奶奶抱过我了,锁头的妈妈送给弟弟一双鞋了……因父亲排行第二,村中的长辈都称呼母亲“老二家”。他们常说,还有比“老二家”更能干、更孝顺的吗?唉,这个瘦小的女人不容易啊!

有人说,人生是杯茶,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母亲却苦了近半辈子,我瘦小的母亲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与苦痛,做儿女的心好痛,好痛。随着我和弟弟相继成家,母亲的心才放下。如今的母亲仍不肯歇息,喂羊养牛,替弟弟分担家务,照顾我的侄子侄女,我常劝她劳碌了大半辈子,该歇歇了。母亲却说:“人只要能动弹就应该劳动,多干点活累不着,只要咱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和睦睦的,我就很知足。”母亲,劳碌一生的母亲,可亲可敬的母亲,唯愿您长寿、安康!

作者单位:索庙小学

公园拾趣

◎司文华

走在公园
我听到了一对情侣的对话
你就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人
女孩娇嗔的声音
在若有若无里
传至我的耳畔
男孩不示弱
既然不讨你喜欢
为何还要紧紧地跟随
我是你的空气是你的蓝天是你的生活
女孩心不甘情不愿地
用力捏男孩的手臂
却感觉不出一丝的力气与气愤
男孩一手臂把女孩拉入怀中
亲昵地交流着并不清晰的话语
此时公园里人来人往

夕阳落下
我看到了一对相互依偎散步的老人
一个说
这腿脚啊走快就是不行
只能慢慢再慢慢
一个说
谁让你逞能了
宽阔的路充裕的时间
自由随意些
一个说
老伴啊
多亏你的提醒
否则今天的药啊就真正忘记了在晚风里
一个说
你啊不比当年了
别总想着另外的事情
照顾好身体是当务之急
两位乘着悠闲之意的老人走远了
此时
风儿徐徐

带着和谐与温馨

年轻与年老
只要有另一半的陪伴
就会笑声不断
就会关怀无数
就会拉起生活的帆
珍爱吧
因为
你的另一半
是你心灵的依靠
是生活永远不可缺失的阳光

寂静的小路
唯有我的身影
晨风拂面
心平如镜
听着花开的声音
我脚步轻轻

草儿摇碎了晨曦的光芒
却惊飞了小鸟的翅膀
花围着我
草依着我
露水弄湿了我的衣裳

太阳的彩笔
涂红了半个天空
也隐去了那颗星星
晨曦中
我像一朵花
又像一棵草
我笑了
笑我花甲之躯
仍是一道
年轻的风景

作者单位:区法院

最美的冬(外一首)

◎孙永泽

夜深独自一人
走在沉寂的暗处

风不约
从四面袭来
从八方涌来
我小心地躲着

此时此刻淡淡的月光
让我无路可避
自然恬淡清宁幽静
闪着光亮
该是久别的故人
乘风而来 从容不迫

我激动了
忘乎所以
我痴呆了
忘言忘我

星星闪闪发光
像是盛开的天之花
安静优美洒脱漂亮淡定

这个人静的夜
这个忘我的夜
这个失眠的夜
一切与我无关
一切与我有关

有些不可言说
有些不可思议

有些急不可待
有些千载难逢

这是相逢却难得的冬夜
这是不可多得的夜
这是心仪已久的夜

人生苦短一生
能有几个怡心的夜
人生漫长
一生难得几个赏心的夜

独自的
在沉默清寂的夜
在惬意传神的夜
在微妙难言的夜

这是最美的纯粹的冬
这是最美的悠闲的冬
这是最美的自我的冬
这是最美的非凡的冬
这是最美的暖心的冬
暖着我冷漠冷淡
暖着我自言自语
暖着我且歌且行……

冬夜听雪

轻轻的 轻轻的
如仙女下凡
飘摇 轻巧

悠悠的 悠悠的
如丝如竹
静雅 清宁

淡淡的 淡淡的
如梵音
忘我 陶醉

在高山 在空谷
你自由自在
在高空 在旷野
你潇洒自如

如此精妙 如此纯粹
究竟为什么

你这样痴情
难道凡间
有你的牵挂

你这样纯情
难道凡间
有你的知音

失眠的我
听千年的心语

我好想
再等千年
了然
于心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

感念在路上

◎王亚南

我用强大的记忆光圈承载青春的酸甜苦辣,
聚焦每一个光怪陆离的场景,
分不清是想象还是现实。

时光被定格、重新定义,
在帧秒的累积中,
幻化成自我蜕变的电影放映。

成长的道路,
充满不安和迷茫,
抚慰躁动灵魂的,
永远不可能是纸醉金迷的阑珊灯火。

经历是把双刃剑,
惊艳了浮光岁月,
复杂了简单我们。

热情从未褪去,
甚至添了一份淡定、雅然。
主动张开双手微笑地温暖眼中的世界。

生命可以绚丽多姿,
也可以平淡无奇。
和每一个有趣的灵魂相遇,
我都感谢。
因为在路上,
因为还在路上,
因为要一直走在路上。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因为激动,东海的面孔有些涨红,细长的双目,也变得愈加黑亮。

东海始终深爱着芳草,但有时他也恨她,恨她的软弱和不争气。今天,芳草终于站了起来,她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不懈地努力着。从芳草略显疲惫的脸上,东海找到了他曾寻找了无数次,但每次都让他感到失望的那份难得的自信。

芳草,你是好样的!是真金,总会有发光的时日。

“芳草,你知道吗,盼着这一天,我已经是盼了很久很久了。芳草,我没看错,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站起来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芳草心中不由一阵火辣辣的,一时间,千头万绪涌上了心头。她不敢抬头去看东海,她怕自己的泪会忍不住流下来。过了好一会,她才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为了缓和一下有些沉闷的气氛,芳草半开玩笑地对东海说:“你这大忙人,咋有时间过来的?”

“其实,我是来找秋兰婶子的。”东海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顺便过来参观一下老同学的加工厂,并

表示祝贺。”

正说着秋兰,秋兰恰好提了两壶刚开的水走进来。东海和秋兰打过招呼后,便将从城里给她捎来的口信转告了她:

“县法院的金院长,说要看您。”

“金院长?哪个金院长?”

秋兰一时如坠雾中,想来想去想不起自己啥时认识一个姓金的。

待东海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完,她才猛然想起,二十几年前,在河边上她曾救起一个因饥饿而晕倒在水边的妇女,那女人怀中的孩子,不是因为她抢救及时,早被河水冲走了。后来,那娘俩在她家住了几天,直到恢复过来,才离开。走时,那妇女千恩万谢,并代怀中的孩子跪下,认了秋兰为干娘。那妇女是南边山里的,丈夫死了,在家过不下去,便带了孩子,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

“蒲桥”是当时秋兰给那男孩起下的名字。后来,历尽磨难的金蒲桥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政法学院。遵照母亲的遗愿,几经周折,他终于回到了黄河岸边的这个小县。

在从青岛至济南的火车上,蒲桥镇的于东海和县法院的金蒲桥很偶然地走进了同一间包厢。“真没想到,小蒲桥现如今出息了。她娘没白

流血流泪的。”秋兰长出一口气。

芳草的草编加工厂,速度极快地发展着。连芳草也没想到会那么顺,两个月之后,就渐渐开始盈利了。

可是,家里却越来越不平静。在工厂忙完一天回到家,全福绝没有让她安静的时候,不是吵就是骂。她同以往一样不搭腔,以为他骂过一阵也就罢了。可是不行,即使她不搭腔,他也照样吵骂起来没完没了。芳草任由他去,她觉得实在没兴趣也没必要跟他争论长短。愿吵就吵吧,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大,有意无意地,芳草在厂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样,全福吵骂的级别,便又升了一格。

架到了那个每年秋后用来做粉条的大铁锅里。锅里的水早开了,白白的热气里,浓浓的秽臭味弥漫开来。老人们站得远了些,孩子们却更紧地围拢过去。

快吃晌午饭的时候,村口歪脖子柳树树上那口大钟,欢快地响起来。

敲完钟回来的老六,蹲在屋门口,做起囤。直到全福爹老六的离职申请在春节即将到来时正式批了下来,全福被纳入正式候选人之后,全

福的吵闹,才暂时停歇了下来。

随着新年的到来,苇子圈的大街小巷,到处充盈着忙碌的气息。

整整一个冬天,滩里一朵雪花也没落,却是冷得出奇,河里的冰厚得能跑拖拉机。夜里,冰块碰撞的咔嚓声,比过年的鞭炮响得还要清脆嘹亮。

在苇子圈,每个大年,分年前和年后,都有两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前几年一直是年前的杀猪分肉和年后的请新媳妇串亲戚;近两年,年前的杀猪分肉依然保留着,年后的活动,则改成了以闹秧歌为主。新媳妇也请,但只是个形式。串亲戚的,则越来越少。

每年杀猪都是抽签,谁抽着谁宰刀。今年宰刀的活儿,落在了老棒身上。

猪是从集上买来的,联产承包这十来年,村里每年买回几头猪来杀。老六曾说过,地咱是分了的,现如今家家也都稀罕这点肉了,可这猪咱不能不杀,这也是村干部的一份心意。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老六看上去已差不多恢复到了从前的模样,只是步态显出了些老迈的样子,记性也有点不如从前。

(九十一)